

阴阳师

泷夜叉姬

梦枕貳

过去的夜晚是黑暗的
最明亮的就是天空



阴阳师
泷夜叉姬



〔日〕梦枕獯 著
王维幸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阴阳师. 泷夜叉姬 / (日) 梦枕獯著; 王维幸译
— 2版. — 海口: 南海出版公司, 2018.1
ISBN 978-7-5442-8784-5

I. ①阴… II. ①梦… ②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44728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30-2012-011

ONMYÔJI - Takiyasha-Hime
Copyright © 2005 by Baku Yumemakura
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5 by Bungeishunju Ltd.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Baku Yumemakura Office
through Japan Foreign-Rights Centre/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All rights reserved.

阴阳师·泷夜叉姬

〔日〕梦枕獯 著

王维幸 译

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(0898)66568511
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
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电话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经 销 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 翟明明
特邀编辑 陈文娟
装帧设计 韩 笑
内文制作 田晓波

印 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850毫米×1168毫米 1/32
印 张 10
字 数 253千
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2版
印 次 2018年1月第7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2-8784-5
定 价 45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发邮件至 zhiliang@readinglife.com

目
录



八	七	六	五	四	三	二	一	
道满暗度	鬼新皇	五头蛇	牛车问答	疮鬼	珠灭蜈蚣	鬼笛	妖怪祭	序卷
118	106	96	80	71	54	35	13	1



	十六	十五	十四	十三	十二	十一	十	九
大结局	鬼哭	借尸还魂	幕后皇帝	阴态者	泷夜叉姬	净藏	俵藤太	兴世王
305	283	266	227	210	187	167	158	134



序卷

夜幕下，一架由黑色公牛拉着的竹篷车沿朱雀大路向南驶去。一钩弯月悬挂在西边天空，如猫爪般纤细。

随行者四人。一人牵牛，二人持火把，剩余一人是一名童子，肤色白皙，面孔如女子一般。童子赤脚而行，身穿白色窄袖便服，长长的头发束于脑后，垂在后背。他面无表情，不知在思索什么，一双黑色瞳仁只是盯着前方。硬要寻出表情，恐怕只有看向他那透着血色的红唇了。他唇角微微翘起，勉强称得上在微笑，却也似有似无，若隐若现。

前面的男子手持火把，火光映在童子脸上，摇曳不止，被白皙的肌肤衬得益发红亮。童子的眼睛一直盯着南方。

忽然，前面的男子猛地止步，伸腿向童子脚下绊去。童子一个趔趄，向前重重摔倒在地。

“你怎么了，乌童？”拿火把的男子问道。他是故意的。

“怎么，还想等母狐来扶你不成？”另外一名举火把者说。牛车吱吱呀呀驶过童子身旁。童子并没有起身。他两手和双膝撑在地上，眼睛直直望着前方。

“你怎么还不起来？”绊倒童子的男子回头看了一眼。不知他的话有没有传到耳朵里，童子依然盯着南面罗城门的方向。

“你们没看见那个吗？”童子问道。

“那个？你在说什么？”两名男子停下脚步，问道。

“有东西正朝这边来。”童子说。

两名男子朝罗城门方向瞥了一眼。“什么东西也没有啊。”

“别闹了。”一人厉声说道。

天上只有一弯月牙，近乎朔月。微弱的光线连月光都称不上。火把顶多能照亮前面几尺的范围，即使知道罗城门的方位，也看不清它的影子。牛车将三人甩在后面，径自缓缓向前驶去。

“你是不是又在琢磨些无聊的事，想博取忠行大人的欢心？”绊倒童子的男子说道。另一人则吐了口唾沫，正吐在童子脸上。童子却连擦都不擦，依然盯着罗城门的方向。

“似乎是恐怖的东西。”童子站起身来，朝牛车追去，对两名男子睬都不睬。

“他究竟要干什么？这浑小子。”两人向童子追去。此时，童子已追上牛车，大喊起来：“师父，不好了。”

车中似乎动了一下。

“嗯……”一个男人睡意朦胧的声音传来，“什么事？”

“一团奇怪的云雾正从罗城门方向朝我们飘来。”

“什么?!”车门帘一挑，一个白胡子老人露出脸来。火把下，老人朝牛车前进的方向望了一眼，表情忽然僵住了。

“嗯。”他双眸中蓄着严肃的光，“停车！”声音低沉，仿佛是从喉咙中挤出来的。

牛车刚一停住，老人便下了车。

“忠行大人，究竟是什么事……”持火把的男子问道。老人并不作答，跳舞似的在牛车周围踱步，频频用脚跺地。每移几步就单膝

着地，指尖按在地上，口中轻诵咒语。一番动作之后，老人严厉地说道：“熄灭火把。不许动！”

“是什么事……”问者话音未落，即被老人打断：“没空跟你们解释了。从现在起，我不让你们作声，你们谁也别出声。若是妄动或出声，小命就没了。”老人只说了这些，便闭了嘴。

两支火把一灭，四周立刻陷入一片黑暗。昏暗中勉强能分辨出彼此身体的轮廓。能听见的声音，只有身旁之人的呼吸。童子和老人似乎已看见正在接近的东西，其余三名男子却一无所见。

眼睛逐渐适应了黑暗，借着星光，周围物什的轮廓终于模糊可辨。男人们个个屏息凝神向南望去，似乎终于看到了——一开始如青黑色的雾霭，朦朦胧胧地在地上像云一样翻卷。渐渐地，云团向眼前逼来，还带有一点朦胧的光，尽管非常微弱。

云团一步步接近，里面似乎有东西在动。那东西的轮廓也逐渐清晰起来。终于看清了，三名男子吓得差点尖叫。

是无数的鬼。

独眼的大秃头鬼。

独脚恶犬。

双头的女人。

有腿的蛇。

长着手脚的琵琶。

独角的鬼。

双角的鬼。

牛一般大的癞蛤蟆。

马头鬼。

爬行鬼。

乱舞鬼。

无面鬼。

仅有一张嘴的鬼。

脸长在后面的鬼。

只有一颗头在空中飞舞的鬼。

长脖子鬼。

浑身淌着黏液的鬼。

长身鬼。

短身鬼。

长着翅膀的鬼。

用脚走路的鬼。

从画中溜出来的薄纸片般的女鬼。

在地上爬行的无腿狼。

四臂鬼。

手持眼珠子的走路鬼。

浑身垂着乳房的女鬼……

飘飘摇摇，群鬼乱舞，所有的鬼一齐向眼前逼过来。每只鬼手中都拿着一样东西。这只鬼拿的是人手臂，那只拿的是人腿，还有一只拿着人头，再有的拿着人的鼻子、耳朵、头发、肠子、心脏、胃、牙齿、嘴唇……

三名男子膝盖瑟瑟发抖，差点吓趴下。

忽然，步步逼来的群鬼中，一只鬼止住脚步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后面的独眼大秃头鬼嚷道。

“不对啊，刚才我明明看见这边有人影。”止步的独角鬼喃喃道。

“什么，有人？”

大秃头鬼话音未落，发现人影的消息便立刻在群鬼里散播开来。

“有人！”

“有人！”

“有人！”

“有人！”

“有人？”

“说是有人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嗯。”

于是，鬼们都止住了脚步。

“怪事，刚才明明看见就在这附近。”独角鬼使劲抽动着鼻子，靠过来。其他的鬼也都使劲嗅着，围拢过来。

“嗯，有味。”独角鬼说。

“有味。”

“嗯，有味。”

“有味。”

“是人味。”

“人味。”

鬼们立刻在眼前打起转来。

三名男子早被吓得掉了魂儿。童子却泰然地望着群鬼，眼中毫无惧色。原来，鬼也不过如此啊——他的眼神中明显流露出一不屑。

“还有牛的气味。”独脚犬说着人话。

“嗯，还有牛的气味。”

“嗯，我也嗅到了。”

群鬼逼到眼前，却无法进入老人布下的结界。

这时，被群鬼惊吓的牛忽然叫了一声。

“哦，有牛。”

“什么，这种地方居然有牛！”

呼啦一声，群鬼向牛围拢过来。

哧啦，哧啦，牛肉被大口大口撕尽。

咕咚，咕咚，牛血被大口大口喝干。

开始时，牛还摇晃着身子叫几声，紧接着连惨叫声也听不到了。剩下的，只有大山般的群鬼发出的啖食牛肉和脏腑的恐怖声音。

咯吱，咯吱，一根根牛骨被咬断。

嘎嘣，嘎嘣，一块块骨头被嚼碎。

不久，群鬼散开，刚才还活蹦乱跳的公牛此时已踪迹全无，只留下一摊血迹。

“奇怪，人在哪里呢？在哪里？”群鬼又开始搜寻。

“哈——哈——”

群鬼把脸凑过来，一阵阵血腥味扑鼻而来。

“啊——”一名男子终于忍不住失声尖叫起来。正是刚才伸腿绊倒童子的那位。

“哦，原来在这里。居然在这里啊。”群鬼嗥叫起来。

“妈呀——”男子大叫一声，刚要逃走，便被大秃头鬼从上面伸下来的右手揪住领子，转眼间被抓出了结界。

“哦，是人。”

“好美味啊。”

“吃掉他。”

“吃掉他。”

鬼立刻哇哇叫着向男子聚拢。

咯吱，咯吱，群鬼吃起来。人的两只眼珠子被吸出来。一只鬼把嘴贴在男子屁股上，一股脑儿把肠子吸出来，大口吞噬掉。另一只鬼顺着手指尖嘎嘣嘎嘣嚼掉每一节骨头。

“呀——”

眨眼间，男子高亢的悲鸣低弱了，消失了。

看着男子被吞噬，童子没有露出丝毫惊恐，依旧目光泰然。

原来，鬼就是这样吃人的啊。

咯吱，咯吱……嘎嘣，嘎嘣……

不久，连骨带肉一块咀嚼的声音终于止息。

“真好吃啊。”

“啊，好吃。”

群鬼散开之后，地面上只剩下刚才还穿在男子身上的窄袖便服的碎片和一汪血迹。不止骨肉，连头发和牙齿都被鬼吃光了。

“可是，怎么还有人的气味啊。”

“嗯，我也嗅到了。”

“肯定哪个地方还有人。”

“可是看不见啊。”

“既然看不见，那就没办法了。”

“没办法了。没办法了。”

鬼一个接着一个从童子等人身旁离去。不久，又如刚来时一样，每只鬼各自拿着人手和脚，沿朱雀大路北上而去。

“好了，没事了。”等群鬼的影子完全消失之后，老人才开口说话。两名男子闻言咕咚一声瘫软在地，但童子仍面不改色。

“多亏了你，让我们逃过一场劫难。”老人的声音缓和下来，“清明，若不是你提醒我，我们早就没命了。”

老人贺茂忠行向童子低声念叨。

朱雀门下，一位老人正横躺着睡觉。他的头发杂长蓬乱，半数以上已经白了。胡须也从未修剪过，任其疯长。破破烂烂的水干裹在身上，原本应是白色的，现已沾满汗渍和灰尘，连本色都无法分辨。

老人睡觉的朱雀门檐下，星光粲然。刚才还悬挂在西边天空的月牙，此时已开始向山边下沉。绮丽的银河微微泛白的亮光，将朱雀门的黝黑衬得愈发浓厚。横躺在门下的老人身影，此刻也似乎显得越发浓黑，轮廓更加清晰。老人赤着脚，小腿以下完全裸露。旁边有几根柱子，一根的柱脚有几只虫子，发出微弱的鸣声。

忽然，老人的身体轻轻动了一下，一直闭着的眼睛也睁开了。一双泛着黄光的眼睛从眼皮底下露出来。老人缓缓起身，坐到柱脚上，抬起脸。

眼前是朱雀大路。此时，一团东西正从路南迎朱雀门而来。它缠绕着地上翻卷的黑色云雾，朦朦胧胧逼近。老人依旧坐在那里，眼神炯炯地眺望着云团接近，低声念叨：“是鬼还是……”

百鬼夜行！

无数的鬼正由南沿朱雀大路北上。一旦上来，就会到达老人所在的朱雀门。

独眼的大秃头鬼，巨大的癞蛤蟆。

独脚犬，双头女。

独角鬼，双角鬼……

它们正朝老人所在的朱雀门逼近，手中拿着四分五裂的人体——头、手臂、腿、内脏……

群鬼步步逼近，老人却无意逃走。他坐在那里，两肘支在双膝上，两手像绽开的花朵一样托着下巴，兴趣盎然地眺望着群鬼接近。

终于，群鬼来到了朱雀门前，止住脚步。

“喂，我嗅到人味了。”说话的是独眼的大秃头鬼。

“嗯，嗅到了。”独脚犬和双角鬼也说道。

“确实有人味。”

“嗯，有味。”

“有味。”

群鬼再次使劲地抽动鼻子。老人依然饶有兴味地望着它们拼命寻找的嘴脸。

“哇，人在这里啊。”靠过来的大秃头鬼似乎吃了一惊，说道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找到人了？”

“找到了？”

呼啦一声，群鬼立刻在朱雀门下围拢。

老人翘起嘴角，嘿嘿一笑。

“哦。”大秃头鬼又叫了起来，“原来是个肮脏的老头。”

“老头就在这里啊。”

“而且，这小老头还在笑呢。”

“嗯，在笑呢。”

群鬼七嘴八舌。

“怎么不逃走？真是个奇怪的老头。”双头女的两个头对彼此说道。

“我也嗅出来了……”老头冷不丁冒出一句，“我嗅出来了。你们一定是在什么地方吃了人吧？”他嗤笑道，露出黄色的牙齿。

“不错，刚刚才吃了一头牛和一个人过来。”

“把你也给吃了吧。”群鬼说道。

“慢……”老人缓缓站起身来。从站姿来看，他的腰还没有弯，是个刚步入老年的小老头。

“我的肉可不好吃啊。”老人挠挠头和身子，对群鬼说道。

“就一头牛和一个人，我们还没吃够呢。”

“没错，我们的肚子还没有填饱呢。”

群鬼向老人逼过来。一只长着马头的鬼忽然高叫：“我认出来了。这家伙，就是那个老头。”

“什么?!”

“就是那个曾经与小野篁大人一起到冥界诓骗我们的老头。”

“哦，就是当时那个老头？”

群鬼似乎想起了什么，开始唧唧喳喳。

“叫什么名字来着？”

“好像是叫道满……叫什么道满来着？”

“芦屋道满。”

“哦，是道满法师？”

群鬼叫了起来。

“这家伙，还曾变成我的样子，溜到冥界呢。”马头鬼说道。

“这些陈年旧事，亏你们还记得这么清楚。”芦屋道满说。

“对了，就是这个道满，我也因他倒过一回大霉呢。”有足蛇说道。

“我曾被这家伙骗得十天十夜不吃不喝，拼命给他干活，到头来却什么报酬也没得到。”双角的红面鬼说道。

“我也是。”“我也是。”又出现了两三个附和者。

“嘻嘻嘻……”道满低声嗤笑着，“得罪得罪，是我对不住诸位。”

“什么？说得好听，你压根儿就没有觉得对不起我们。”

“算了算了。反正这次就这家伙一个人。”

“给我吃掉他！”

“连骨头也不剩。”

“慢！这个老头不能吃。”群鬼正要逼上前去，独角鬼喊道，“我们现在没空跟这个老头瞎纠缠，自己的事还没做完呢。”

“不，别听他瞎嚷嚷。”

“这机会千载难逢，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。”

“现在就吃了他。”

“好。”

群鬼一拥而上。

就在这时，一个影子出现在群鬼和道满之间。是毗沙门天。他高九尺，身披盔甲，右手提着明晃晃的剑。

“哇！”群鬼大叫一声，向后退去。当然，并非所有的鬼都害怕。

“我以为是谁呢，毗沙门天啊，你也不至于为这样的贱民现身啊。”

“一定是道满耍的鬼把戏。”双角鬼和独脚犬说道。

“千万别上他的当。”空中飞舞的独头鬼叫道。

这时，毗沙门天身边忽然又出现一个影子——持国天。持国天也是一身戎装。但他手中持的并不是剑，而是桃核。

“哇。”

“嗯嗯。”

“持国天大人拿着桃核哟。”

群鬼不断后退。

“怎么，不敢了吗？”道满的声音响了起来，“你们的对手可是这两位天神啊。”

毗沙门天和持国天径自迎上前去。

“嗯。”

“嗯嗯。”

“嗯嗯嗯。”

群鬼尽管还想扑向道满，现在却不可能了。

“算了算了，再跟这个老头纠缠下去，我们什么事都干不成。”独角鬼话音未落，毗沙门天已经将手中的剑举起一扫。

“哇——嗷——”

群鬼嗥叫着向后跳去，有几只鬼甚至已经朝西边跑了。一只、两只……鬼的数量不断减少。

“该死的。”

“有、有什么法子。”

“别以为今天晚上我们会放过你，道满。”一直想扑上来的鬼说道。此时，群鬼已经减至半数。

“总有一天，我们会吃了你的肝和肺。”

“把你的眼珠子吸出来。”

残余的鬼一面咬牙切齿地叫着，一面掉转方向逃离。

呼啦一下，鬼纷纷奔西边而去，不一会儿便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道满嘻嘻一笑，右手一伸，毗沙门天和持国天的身影倏地消失，

掌心正托着两尊小小的毗沙门天和持国天的木雕像。“哎呀，这下可完全醒了。”他说着将两尊木雕像收入怀里，唇边依然挂着微笑。

银河已移到中天。道满抬起腿，正想回到刚才一直躺着的地方，却忽然停下来。有样东西掉在了刚才群鬼聚集的朱雀门前的地上。道满走上前去。

“这是——”

这是一只颜色已变、开始腐烂的右臂，是刚才鬼手里拿着的。或许是哪只鬼逃走时遗失的。

“唔。”道满若有所思，弯腰捡起。那手臂被道满捧着，竟猛地动了，向他的手臂抓来。伸出的手指像嘴一样咬下去，掐入了道满手臂的肉里。

“呜——”道满叫起来，转而又低声笑了，“呵呵呵……”

“原来如此。是饿了啊。”他对那只手臂说道，“如果我的肉好吃，就只管吃吧……”

一阵快活的叫声从道满口中发出，令人毛骨悚然。

“嗷，可爱的家伙……”